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九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薄歛上

易損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臣若水通曰此損卦之彖辭也損之為卦艮上兌下兌澤益深艮山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故曰損損謂減殺也凡陽為有餘隂為不足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澤以及下則

益也取下以自厚則損也故損者取損下益上之義有孚者謂損之道誠信而順於理也當損而損則有孚而在下者亦誠心應上而無疑故元吉夫民可損也不可過也不損則國無所資過則傷民矣斟酌其當損之宜順天理合人心而有孚焉上下俱足而歛不横大吉而无咎也如是則可貞貞者常也守之為經常之典有弗易也如是則利往利者順也推之為通利之道無弗順皆本於有孚也彼厚歛以征民則

妄矣妄則有咎矣豈可以謂之元吉可以貞可以利

有攸往哉

書夏書禹貢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臣若水通曰此大禹水土初平薄斂之事賦謂取土地之所出於民者也貞正也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兖賦最薄故謂之正作治也蔡沉傳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兖當河下流之衝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廣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

賦法同於他州也臣謂於此可見聖人以民為貧富不敢剝下以自奉之意君天下者當體聖人恤民之仁遇災薄税必以實惠寛之數歲然後荒歉可濟也

禹貢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臣若水通曰此乃大禹制財賦土賦之事也厎致也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中邦中國也庶土交正厎慎財賦者謂禹以庶土之等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因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

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是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者又以九州穀土之等品節之以上中下三則以成中國之賦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是也葢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夫衣食足然後禮義興制田里薄税歛固聖人仁政之首務也人君有志於治者盍於此而用心乎

周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戒成王無逸之訓也遊如巡狩春省耕秋省歛之事田謂四時之田獵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者遊田國有常制若不以其時及過其度則謂之盤樂矣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歛也夫十一者天下之中正也量入為出僅足以充軍國賔祭之供耳若過於遊田則取民必過於中正乃可足用故文王不敢過於遊田者正以不敢過取

而庶邦得以中正貢於上也臣謂不敢之一言深足以發文王之心事文王所以視民如傷小心翼翼者不敢之心也不敢之心乃天理也後之人君欲得天下民心者當謹征斂欲謹征斂者當戒盤遊欲戒盤遊者當體文王不敢之心然後可也

詩大雅公劉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臣若水通曰此召康公詠公劉所以定軍賦與稅法而厚民之事以告成王也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溥廣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漑之利也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山西曰夕陽允信也荒大也詩言公劉之厚民也芟夷墾闢土地既廣而且長矣乃景日影焉以正方向乃岡焉以望

形勢乃相視焉以審其向背寒煖之宜乃觀焉以察其水泉灌漑之利曰景曰岡曰相曰觀葢辨乎土宜而授民以田也然有田必有軍則以三單之法定其軍賦有田必有稅則以什一之法定其稅糧復以疆理之田不足以給乎所徙之民也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日益大矣夫人君之治天下固貴於授田以養民尤貴於薄斂以取民公劉授民以田而徹田為糧則取於民者薄矣周之徹法實自此而

始也厥後周公不過因其舊而脩之耳魯自宣公税畒而徹法不行無怪乎民日貧而國用以之不足也夫君民一體也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然則欲足乎國用者可不先足乎民而薄其税歛乎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畒

臣若水通曰此何以書初税畒也譏宣公始廢徹而用税也魯宣當國水旱相仍國用空乏於是廢井徹

之法而為稅畝之制焉夫初者創事之名變法之始也稅畝者逐畝稅之也夫什一天下之中正故殷制公田為助周因其法為徹百世不可易者也宣公以其公田之入為薄遂變其私田之稅先王之舊章成憲蕩然不復存矣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未必非宣公啓之也故書初稅畝以貶之是故有國家者必守成法而不變惟務本之為貴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

臣若水通曰此用田賦何以書不宜用也譏厚斂也魯哀外慕强吳內竭國用至是二猶不足乃用田賦軍旅之征馬田賦者以丘賦一乘為未足故以田賦之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故田以足食而賦以足兵也周室之制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至於夫里有布漆林有稅所以抑末業而歸之農也非欲兼利之也哀公不復先王之法又背時王之制夫里漆林之外既承丘賦

之弊又以田而加賦焉是重困農民而削其邦本矣

何以為國耶

禮記檀弓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臣若水通曰此記暴斂害民之政也式謂憑軾以起

敬也重謂所憂者非一也苛謂暴虐之政如横征暴歛之類也識猶記也天下之至惡而傷人者莫如虎死於虎者三而不去則所去之邑暴虐可知矣民寧居於猛虎之區而不適苛政之地是則虎之猛不如政之苛而人畏苛政有甚於虎也何也虎之害人有時而可避而政之剥削無地而可逃也故曰苛政猛於虎然則仁恩及民者謂之騶虞苛政迫人者謂之猛虎人君其可不薄歛以聚民乎伏惟聖明在上不

欲厚歛吾民天下信之矣凡所以布列四方而牧養斯民者其有為虎者耶臣不得而盡知之也然或有重傷於虎而哀號於郊野者九重之上安得而盡聞之乎嗚呼出賦之民吾君之赤子也苛政之官吾君之猛虎也誠愛赤子其毋養虎以傷之也哉

坊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臣若水通曰傳云天地之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故利盡於上則竭於下而民無遺利矣故取民之稅不

過十一用民之力歲止三日所以遺利於民而不敢盡也為民上者可不隱之於心乎

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郊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臣若水通曰九賦者何也口率出泉其處有九也斂財賄者其無泉而取財賄以當筭也邦中者賦國中

之民也四郊者賦遠郊百里内之民也邦甸者賦百里之外二百里之民也家削者賦大夫采地之外公邑之民也邦縣者賦四百里公邑之民也邦都者賦五百里公邑之民也關市者賦商賈也山澤者賦取物於山澤之民也幣餘者賦取物於織幣之民也關市也山澤也幣餘也不出上六者而特言以末作當增賦也夫聖人之治天下不能無取於民而因地異制以為厚薄惟恐横暴之及焉所以厚其民者至矣

至於關市山澤幣餘必增賦者所以抑其逐末而使之知務本也仁之至義之盡矣

大司徒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大司徒之職也均者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者騂剛赤緹之類也民職者九職也地貢者貢地所生物也財賦者九賦也均之辨之作之令之夫然後斂之天下之政無弗均賦斂以正

而不至於橫暴矣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小司徒之職也井牧者春秋傳謂井衍沃牧隰皐故二牧而當一井也九夫為井地方一里積而至於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地方三十二里也地事者農牧虞衡也貢者

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若出車徒給傜役也先王之取於民如是可謂薄矣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臣若水通曰哀公魯君名蔣有若者孔子弟子也饑謂歲荒不熟也用謂軍國賓祭之需也盍何不也徹通也徹周制也中為公田外八家皆私通力合作計

畞均收也此魯哀公因歲荒欲用田賦以取民而有若對之以何不行徹法葢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哀公疑十取其二猶不足何況徹取其十一乎有若又告以君民貧富通共之義也夫君民同心一體而痛癢欣戚相通者也故心一則體一體一則其愛之以均聚散之必同而忍於公私貧富之不一者以其心之不一故不仁不恕也哀公之心取民無厭而不恤年饑則百姓之不足已先為餓莩久矣可謂之仁恕乎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言人君行先王之政則民心歸之也助而不稅者但出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也廛者市地也謂賦其市宅之稅也夫里之布者宅不種桑麻者罰之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畆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戰國時一併取之廛無夫里之布者謂若賦其市宅之

廛則不征其夫里之布也夫民之與君其好惡一也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則民心有感之而不動者乎故耕而不稅廛而無夫布則斂薄而民心悅皆願耕於其野而為之氓矣為民上者奈何厚斂以棄其民哉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論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

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外八家皆私田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周因商之制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故謂之徹三代之法其名與制雖不同而什分而取其一則同也以其通作故謂之徹以其助耕故謂之藉也夫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三代行之而用以充後世倍之而財不足

然則其足與不足不係於取民之厚薄矣治天下者盍

思其故哉

中庸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臣若水通曰中庸言九經之事此其一也使者力役

之征也斂者粟米之征也皆有國者所不能免也使

之以時而不盡其力斂之者薄而不竭其利焉百姓

豈有不勸乎時使則不急之工息薄斂則無藝之征

止則民財可裕而民用以充如是則百姓享其飽食

煖衣之樂遂其樂生興事之業相勸以為尊君親上之義而百姓之勸有不期然矣雖然薄斂當自節用始節用當自恭儉始故九經以脩身為先治天下者可以知本矣

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

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臣若水通曰田賦者謂以丘賦爲不足而欲以田賦之也三發凡三發問也卒終也爲國老謂孔子爲魯國之元老也度於禮者度其合於禮而後行也施取於厚者謂其施恩惠寧取過於厚者也事舉其中者謂其舉政事必得其中也歛從其薄者謂其取賦歛

寧過於薄者也貪冒貪財盡利也夫季孫欲田賦而使冉有訪諸仲尼者其心必有所不安矣季孫使問三發而仲尼不對者則其意固有在旣而私告冉有者即所以告季孫而以諷之也惜乎弗聽而明年田賦行矣田賦行而周公井田什一中正之法蕩然矣此古今治亂之大機有志願治之君當不能不為之一慨嘆也已

國語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

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

臣若水通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載成也百物受天地之氣以生成天地成百物乃公共之利也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夫利者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民之所用可以同不可以獨可以散不可以聚否則神人百物不協其極彼榮夷公貪利不厭不足以語此也為民上者可不知所以公天地之利乎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

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户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臣若水通曰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也為治也繭絲賦稅保鄣蔽扞也小城曰保損其户數則民優而稅少襄子簡子之子無卹也夫君民一體痛癢相關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彼貨殖以亡身可謂智乎故尹鐸之為晉陽必先損其户數薄歛以得民厥後沉竈産蛙民無叛意非其明效大驗耶君民者

宜有感於斯云

里克曰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

臣若水通曰里克晉大夫里季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無足故不立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是故義順則利矣義所以主乎利者也是謂自然之利故義立則利均義廢則利熄是故君子正其義不謀其利里克不惑於丕鄭之謀非所謂以義為利者耶

楚語伍舉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

臣若水通曰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夫財者民之命也利者人之心也君天下者惟務施德以立民之命而得其心也若聚利以自封私欲宏侈則民命索然而人心去矣騷離距違不亦宜乎有天下者當鑑伍舉

之言戒章華之侈以收萬民之心可也
關且曰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又曰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
臣若水通曰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求養者衆妨財力也賓享贈也家大夫也郵過也封封國也夫天之生是君將以為民也故明君賢臣與天下共其利不敢專利以妨下故損租卻貢拔葵罷織後

世稱譽之而不衰今子常談利如餓豺狼是以鬭且
知其必敗也為君相者可不鑒諸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伯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
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
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完厚襄子曰民罷力以完
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襄
子曰浚民之膏血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
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寛也民必和矣乃走晉

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産鼃民無叛意

臣若水通曰重役厚歛怨之府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怨則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何足恃乎是故為國之本在人和人和之實在省賦尹鐸能寬賦以和晉陽之人心而襄子因之以保垂亡之國是得其人和之效也然則後之人君可不輕徭薄歛以和天下之人心固國家之大本乎

漢武帝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强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

臣若水通曰縣官作鹽鐵者言朝廷興鹽鐵之利故郡國多不便之也强民買之而船有筭商少物貴者言武帝稅及舟車故商人少商少故物貴而又强買故器濫惡以相欺也胡寅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

臣謂知其不利能反之以正言不顧忤君之意其賢於執迷誤國殃民而不悛者遠矣臣故表而書之以警專利之臣焉

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年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漢之賦歛之法則名堯舜而實桀紂矣夫十一

之稅中正之法也漢以三十稅一為常制而以十一之稅為權其取於民也若甚輕矣而民困愈甚者豈非額外之征猶數倍於此者耶然則人君固以薄斂為貴猶以横斂為戒

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燕記室叅軍封裕上書諫以為古者十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十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内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

中外之民萬里輻凑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户口十倍於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强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户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税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寛則得衆魏晉之際税及官牛而海内蕩析永嘉之後綏之以德而百姓歸往可以見寛苛之驗矣慕容皝雖蕪之賢明者猶復踵重税

之失向非封裕示以魏晉之弊歆以先世之盛則遼陽之民其塗炭矣乎

宋明帝泰始五年二月己卯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臣若水通曰魏主於兵戈擾攘之時而為均輸罷調

之政其賢矣乎夫兵戈擾攘民猶倒懸矣又急之以賦役是猶於倒懸之下而又燎之以烈火也然則均輸罷調之舉猶為能寬一分之惠矣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十二月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以為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户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户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

皆至每有一使所屬騷擾驚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縱有龎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

臣若水通曰蠲賦之詔世之人君往往有之而實惠不及於民者沮之於牧守廹之於命使耳無怪乎恤詔日下而民日窮促以流徙而為盜也故有志之君欲下詔薄賦以恤民者必自恭儉清靜始焉

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嘗稱重斂之國其財必削

臣若水通曰大學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不易之理也故其用之也舒則其取之也廉其斂之也重則其散之也輕欲其財用之不削不可得也王通儒而達於治體者也其言葢本於孔門之意乎使隋能用之則治道其有興矣惜乎託於空言也後世人君采其言而用之其於國家尚亦有利哉

格物通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九十六

九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趙廷麒

格物通卷九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薄歛下

唐高祖武德七年夏四月庚子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

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户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禄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黄四歳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歳造計帳三年造户籍

臣若水通曰唐之立法雖非皆古之制而亦古之遺意也曰租者粟米之征也曰調者布縷之征也曰庸

者力役之征也豐年則取之凶年則損之此民不困於誅求而貞觀之斗米三錢有以哉後世惟竭民之財以恣己之欲不知損下則上下俱損益下則上下俱益君民一體而貧富豈容二致耶今天下公私俱竭而病於國家之冗費未去其取諸民者亦重矣伏惟聖明崇儉以節用損上以益下天下幸甚

唐太宗貞觀九年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歛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啖其肉肉

盡而斃何其愚也

臣若水通曰君民相為一體者也何者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者也知其一體則所以愛之而不傷者無所不至矣其忍重斂以自殘乎太宗啖肉充饑之喻近之矣噫割已則痛戚至於截人肢體而不恤者氣血不相關而已是葢未能真見天地萬物一體之道則一膜之外已為秦越夫焉得不重斂相殘邪故人君之學莫大乎體仁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貞觀十一年八月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資之東郊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積畜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强歛以資冦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服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若水通曰馬周之言切矣國之興亡係於民之苦樂故厚斂以病民則民怨苦而喪其樂生之心則亂亡安得不至也使太宗能從其言如貞觀之初政何其治之不可長哉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民吾同胞痛癢欣戚相關者也孟子曰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太宗欲薄斂以富民而言樂在其中葢近於樂民之樂矣貞觀之盛斗米三錢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民之樂其樂豈無所自哉

唐代宗元年冬十月京兆尹第五琦言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税法

臣若水通曰十畝税一唐之法與古名同而實異也代宗始不知而誤行之及聞民苦其重多所流亡即赦停其法所謂勇於改過不失為愛民之主賴有此

耳人君之於民其愁苦之聲可不聞哉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産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徴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輙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歛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

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户優而下户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户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税法先計州縣每歳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税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税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臣若水通曰唐初租庸調之法雖不及三代然亦取之有制民未稱病也楊炎乃倡為兩稅之議德宗用之以赦天下悉除新舊征科色目孰不以為寛也殊不知法愈煩而病民終不免於流弊然則人君其可以畜聚歛之臣亂舊章以誤國家哉

建中二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若水通曰大學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德宗好利之心非楊炎諸羣小從諛之耶是時已税商錢括富商僦質而少遊者請增税錢非所謂逢君之惡而長之耶繼是而往税架間陌錢無虛日而四方解體亂臣乘之而逆節矣向使帝能節用愛人於平時則固不致興兵而俟用矣若非唐命未改而諸將死綏瓊林大盈之積其不為鉅橋鹿臺也哉為人君者

所宜戒也

德宗貞元四年九月庚申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户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臣若水通曰友直之為句檢使以諸道稅外之緡輸京師此小人以利逢德宗之欲者也民不堪命邦本

將蹙矣李泌為相宜斥友直之非而止德宗之欲也乃無一言由是而推之乃其前日受淮南二十萬之運悉輸之大盈者啟之是泌欲為德宗豐其私財而不知欲天下之怨也及諸道自訴而上始免未入之税吁亦晚矣故司馬光曰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是欲啟其門而禁其出也嗚呼孰謂李泌之賢而有此邪

德宗貞元十三年十二月先是宫中市物令官吏主之

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而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勑使出雖沽漿賣餅者輙棄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

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官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若水通曰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聚人之道必在於理財而理財之道必在於仁而後可安其位也德宗嗜利其稅於民極矣又為宮市索進奉取脚錢以困商民民將何極邪言官諫之而不聽及張建封具奏帝嘉納若有感悟之幾矣蘇弁黨

官寺而詭言以沮焉由是歛愈急人愈散而位愈危以至奔走郊原求食不得餉絶命危得韓滉一餽而以得生爲賀向之所暴歛果安在也徒足以爲君人者之戒耳

唐穆宗長慶元年五月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税五十右拾遺李珏等上疏以爲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寛横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臣若水通曰自榷酤之法一興而不已遂至於榷茶又不已遂至王播又奏於税百錢之上而加五十焉民何以堪哉嗚呼民就窮而斂愈急穆宗之謂也此其所以再失河朔而不能復歟

唐懿宗咸通元年五月壬申右拾遺供奉薛調上言以為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户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勑州縣税外毋得科率仍勑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臣若水通曰自古盜賊之生起於賦歛之重及其為害也乃從而翦滅之不知兵愈繁而歛愈急歛愈急而盜愈滋滅於東而生於西奈之何不展轉以亡也薛調知盜賊起於賦歛無度請盡除橫暴之歛加賙恤之仁招叛亡之衆庶猶可以止也不知出此而但令州縣禁稅外之科率而已是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烏能大有濟哉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

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損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臣若水通曰兵以護國農以養兵故人君在薄斂以豐農農給而兵足矣此李琪探本之論也唐莊宗亂

亡之事非一及軍儲不足乃謀於羣臣除折納紐配之法亦晚矣然又竟不能行其後甚至於豫借民稅以給軍至是豈復可為耶事機之往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謀國者盍亦謹之於其始哉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秋九月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臣若水通曰上發以意則下承其事人君誠有薄歛

愛民之心則臣下必不敢違其意以厚斂倉吏數外斂民上之意可知矣貸死抵罪徒空言何益乎

賈誼新書曰衛懿公好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翟冦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臣若水通曰衛君奔死喪國不在於奔亡之時而在於賦斂繁多之日賦斂繁多不在於賦斂之日而在好鶴乘軒之前書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德志皆喪則重微物輕人民厚斂以供禽獸則民怨日生盜冦

日至此亂亡之道也可不戒哉

劉向說苑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臣若水通曰欲富欲壽雖民之情而君之富壽亦於是乎在矣葢君與民為一體相因者也民富且壽君豈有獨貧之理哉民貧且死君豈有獨富之理哉先

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為之井邑邱甸縣都以任事而令貢賦即所以藏富於民也薄其税歛則萬邦惟正之供亦猶子弟有餘而奉養於父母者無不足矣奚必箕會大盈竭四海而帑藏之然後謂之富哉此人君之所以長治久安祈天永命者在是壽孰有大於此者耶孔子之言萬世人君之龜鑑也不可不加之意焉

宋仁宗皇祐五年十一月詔減畿内諸縣税端明殿學

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為定式

臣若水通曰畿内者天下根本之地諸縣所供視天下之州縣為尤繁故薄歛之政所宜先焉者也張方平此言可謂得矣然王者與天地同體以四海為家四海之民猶畿内之民也方平能知王道則必請行王政立什一中正之法由王畿以達之天下則慱施濟衆而仁澤及於無窮矣惜乎其學不足以及此

宋理宗景定元年五月蒙古左丞張文謙罷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𨷻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臣若水通曰文統知在官之為富而不知在民之為富且無殃也後世之聚斂之臣欲為富國之計如文統者每每厚征于民殊不知民散則國雖富孰與守

是富而有殃矣如紂之鹿臺鉅橋唐德宗之瓊林大盈是也故薄斂者國賦雖損國富則益張文謙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善於謀國者矣若文統其文謙之罪人乎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詔盧世榮行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吏罷之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于右

丞家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當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所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

臣若水通曰財出於民未有不擾民而賦倍增者也盧世榮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嗚呼天下寧有是理哉以此欺人罔上何異于指鹿為馬者乎夫益上則必損下自然之

理也乃謂賦增而民不擾豈天雨而鬼輸之耶文用以牧羊剪毛喻之宜世榮之無辭以對矣然謂之剪毛猶可後之斂民者猶并其膏血食之矣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獻子所以惡聚斂之臣者以其剥民而必為之辭也吁世榮可謂聚斂之臣矣人君茍喜其能豐財而信任之則未有不耗國之元氣以亡者可不慎歟

程氏遺書曰今之税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

耳

臣若水通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而云宋之税反輕於此焉若賢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制矣然民不受惠而無補於治亂之數者横征多門一也轉輸數倍二也所過掊克三也有是三者則又倍於什一者不知其幾矣此名同而實異治亂之所以不倫乎為人君有愛民之心者其可務虛名而不行實惠哉

横渠張載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

賦郊門之内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臣若水通曰郊外都鄙之地也助籍其力也郊門之内鄉遂之地也自賦使民自賦乃古之貢法也古之聖人班爵有等而受禄皆因之以為差故財散於下不困民以自奉也是以十夫有溝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上下各足職是故耳秦漢以來時君不知天地之財上下公共之義乃剥民奉已

爭為奢泰至於民貧國亡而不自知也其亦可哀也

夫伏惟聖明酌古準今遠宗三代之法則民富國足

而自不必厚斂矣區區漢唐敝政何足言哉

張栻云歲受民租總賦者輒對糴以給軍先時民輸一

以七合為羨其後並縁十倍之至是又欲以七升為額

張棁曰作法於貪其獘將可窮邪力沮止之

臣若水通曰糴以給軍舊法也變而為七合之羨又

變而為十倍之征又變而為七升之額葢人君有無

窮之欲宜其無一定之制而奉承者由之而日滋也

上下相殘亂安得不作耶此張杭所以力沮止之也

雖然民者君之天也君不愛其民是自賊其天也不

智孰大焉故人君雖貴於謀國之良又當慎於用人

之善

華陽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

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

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

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盡亦反其本矣

臣若水通曰井田廢則賦已煩賦已煩則民日貧也久矣賦役之困民恒由於財用之濫費范祖禹所謂本者在是矣為人君者誠能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崇儉黜奢量入為出則財恒足矣何必重賦而煩役哉若然上下貧富皆有其分均天下之道其在兹乎

國朝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上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貨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如異貨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臣若水通曰伏觀皇祖感於漢武之紀以諭侍臣即有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義也至於以天下為一家以君民猶父子則又有如保

赤子之心也是心也天理之公也茍有公心何所不至雖博施濟衆亦由此心擴充之爾故由理國之財之心以為理民之財之心則民財足而國用足矣聖諭所謂一家父子不異貨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是已故為子經營儲積而已財足矣此人人能公於家者之心人君能以之公於國則天下其有不平乎惜乎漢武不足以知此

洪武十三年六月上謂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

民害税及天下織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税爾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臣若水通曰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甚言其聚斂之臣不可有也夫剥民之膏血以奉上恐將誰歸乎蹙邦本以供淫欲禍將誰咎乎我皇祖一念之仁視民如傷知聚斂之奸臣深為民害乃痛絶之以税及天下之纎悉

為聦即諭户部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且榜示天下防其壅蔽而欲小民之受惠也仁心仁政之施此其急務也今日之民皇祖之民也今日纖悉之稅果如皇祖之勿稅乎惟聖明體察於心以擴充於政焉天下之民幸甚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辛未河間阜城驛馬户以孳生馬來進上曰馬户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荳之給其費不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畜賣今復有來進

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其即還之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用其一而緩其二夫養馬之役亦賦之一事而尤勞費者也孳生上進亦不得已之義也聖祖之諭乃謂馬戶應役惟仰於馬芻豈之給其費不輕誠體悉民隱之至矣遂命還之聽其畜賣至責有司奉行之過誠綏征恤民之至仁矣蓋馬進於君不見其益也養馬於民祗見其損也故損下益

上則無所不損矣損上益下則無所不益矣仰惟聖明體聖祖之仁心知損益之大義保天命人心於無窮可焉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户採進有司勿與勅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為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俾專

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嘗遣人督之茶户畏其逼迫往往納賂上聞之故有是命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賢君必恭儉取於民有制茶課之征民尤病焉至於茶造龍團物小而費大也自唐以來用茶皆為末製片碾用而所謂龍團者茶末則蒸而碾合以諸香以為餅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歐陽脩曰君謨士人何至作此事益譏其啓無益之費也張詠鎮蜀見民植茶者令易之以桑恐其貽征斂

之患於後也則茶課固已病民久矣皇祖於茶户乃免徭役罷造龍團實以厚民力又以防奢漸即大禹菲飲食之心而陋宋人之為矣人君天理之心體認之功一有不純則物欲得以乘之一欲之肆有以貽天下之害一身之奉有以費天下之財可不慎歟

弘治十一年孝宗皇帝欽依問刑條例凡審編均徭從公查照歲額差使於該年均徭人户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餘剩銀兩貧難下户并逃

亡之數聽其空閑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料差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奏請改調容隱不舉各治以罪鎮守衙門不許干預均徭

臣若水通曰古云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上有遺力則下有遺惠嵗額之役民力已不堪又增之以餘剰之銀而括及貧亡之户益之以額外之設其可支乎陸贄曰財者民之心黄庭堅曰民膏民脂喻之誠切矣夫刲其心食其膏而民不叛者未之有也我孝宗

皇帝時使薄斂垂十八載深仁厚澤民不能忘伏惟
聖明申明而嚴禁之民其少瘳乎

格物通卷九十六

格物通卷九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恤窮上

書周書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之言也蔡沈傳曰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者言

及其逸居君位則知小民依稼穡以生也周公謂四民之事惟稼穡最為勞苦古之人君於稼穡艱難先已曉然於心是故居上臨民則不溺於安逸便能知小人之依稼穡朝饔夕飧仰事俯育皆于是而取給如此則凡遊田興作勞民傷財之事一切不敢輕舉自不能不所其無逸矣後世人主生於深宮長於豢養不知閭閻之疾苦無怪其為昏為虐輕棄民財而不知恤也及邦本既拔而危亡隨之可不懼乎

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戒成王無逸之言也不義惟王者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有此稱而又曰舊為小人也作其即位者謂及其作而即位也言舊為小人居民間之時巳知稼穡之艱難及其作而即位則知小民之所依以生者在稼穡故能保愛庶民而於鰥寡之人無父母

妻子之養者尤不敢侮而輕忽之也臣謂恤窮之政發於一念之仁人君苟有同胞共與之心則親見困窮疾苦之狀而怵惕惻隱之心自不可遏矣苟能即此一念而擴充之則仁不可勝用而足以保四海矣故人君深居宮中未嘗見稼穡艱難及小民窮苦之狀當令臣下圖其形以進置之座右使常動惻隱之心焉可也

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若水通曰此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之言也祁大也怨在心而咨發於慨嘆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暑雨祁寒天時之常而小民怨咨者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飢寒為生之艱為之制產薄歛而衣食之以圖其生之易民豈有不安乎穆王告君牙以養民之難有如此臣謂民生之難易係於為人上思與圖之一念耳

是上之一念乃萬民性命之主也可不重留心而加之意乎

詩小雅鴻鴈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臣若水通曰此周室離散之民因宣王能勞來還定而安集之故喜之而作此詩也鴻鴈之大者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夫君者民之父母

一民失所如赤子之失乳哺非人君父母之心也周室中衰萬民離散劬勞鰥寡窮亦甚矣宣王中興撫而恤之勞來還定而安集之亦可謂有仁心者矣作是詩追叙其始興起而言鴻鴈之飛則肅肅其羽矣而我離居蕩析則劬勞于野矣然相與劬勞于野者皆可矜憐之人而所矜憐者於鰥寡之窮民猶宜重致其哀恤也然鴻鴈之謡方已而黄鳥之詩復作有初靡終者何歟葢宣王之仁特鼓舞於一時而本之

一心者未能至誠而無間耳使本諸心者至誠而無間如文王之止於仁焉則將視民如傷保民如子乾乾而不息矣寧有仁於始而不仁於終邪故治必本於仁仁必本於至誠不息而悠久矣

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保其無鰥寡孤獨

之窮民也聖人之政能使之有養而已故堯之不虐無告文王不敢侮鰥寡此先王恤窮之政也故王制有常餼以養之然後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仁覆天下矣國家仁厚之澤下及孤老無告之人甚渥也府州縣設為養濟院而又歲時有給賜焉固無有一夫之不被者矣然臣猶恐深山窮谷之中頽簷破屋之下或有困窮之民無力以自致於養濟而吏胥索錢莫之恤者矣我聖明其亦軫念之乎

周禮秋官大司冦以肺石達窮民凡逺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秋官之職也君門咫尺萬里使下情壅蔽則雖有欲赴愬于王者孰從而上達邪于是立之以肺石凡逺近惸獨老幼窮民之無告者欲愬于上而長令不以聞則使立於肺石之上至於三日之久則真情得矣然後士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

罪其長吏焉何則君腹心也民四體也四體受病而腹心弗察此身心不相聯屬者莫大之症矣先王灼知乎此必使之相通則民隱無不達而後人君恤窮之心可盡而窮民得其所也為人君者其可忽諸

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引晏子對齊景公遊觀之典以為宣王告也損下益上益也而謂之損損上益下損也而謂之益者何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故先王一巡狩之行必省乎民春補其種秋助其斂所以恤乎不足不給者也至於家給人足則君之藏富於民者亦厚矣非自足之道乎夫耕者民之業斂者國之用業無常盛而用有常入非人君知損益之道者其孰能軫念之哉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

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

臣若水通曰荐饑者連年饑饉也乞糴于秦者使使告糴于秦國也子桑公孫枝也百里百里奚也丕豹在秦者丕鄭之子豹奔于秦也雍秦都絳晉都相繼者運粟不絕也夫晉之乞糴于秦其難亟矣百里奚以救災恤鄰為道仁人之言矣異哉子桑之為秦伯

謀乎方施之而遽責報之既責報之又欲侯其攜而討之於恤鄰之義何有丕豹之請則又甚焉然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則晉之負義於天下何以為霸哉

宣公二年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臣若水通曰宣子晉大夫靈輒晉人田首山田獵於晉之首山也食之者宣子賜輒以食也舍其半既食乃留其半也宦臣三年者出外宦學三年問其名居問其姓名與所居也不告而退不望報故不告而去也昔人有一飯之恩必報睚眦之怨必償者此淺丈夫者之所為也若趙宣子之施靈輒恤翳桑之餓而遺

及其母無所為而施者也靈輙之報宣子不言其名居而遂自亡無所為而報者也無所為而施報者天理也臣故書之以為恤窮者之法焉

國語魯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使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臣若水通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援所攀援
以為助也申重也名罷鍾𠷎也寶財玉帛也殄絶也
市糓曰糴鬯圭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宗廟
玉磬鳴璆也夫名器寶財鬯圭玉磬皆國之寶也而
民惟邦本則重寶矣卿大夫國之貴臣也而得夫丘
民為天子則為至貴矣夫天之立君承以大夫師長
凡以為民也民饑國病則主憂臣辱此臧文仲所以
請往莊公所以不愛圭玉而告糴於齊齊反玉而與

之糴皆得濟窮之道矣君天下者其可不念困窮之民而亟思所以濟之之術哉

漢章帝建初八年以侍中鄭弘為大司農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臣若水通曰一民之饑由己饑之故子惠困窮人主矜恤之仁也天下旱災民食不足窮亦甚矣顯宗從鄭弘之言省貢減費以利饑民可不謂之仁君乎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九月壬寅魏孝文帝至泗州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魏文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之衣食不可謂無惻隱之心矣苟能由此心擴而充之則保四海之民而衣食之無難也今

特施於道路之所見則夫天下之所不見者多矣可得而盡衣食之耶故人君恤窮之政由其所見以達於其所不見則仁覆天下矣

唐高祖武德九年冬十月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殘者請户給絹一疋太宗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户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臣若水通曰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太宗之愛民

而不徇其名可謂有孚矣易戶給而爲口給其恵廣矣夫君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也察其飢寒而體悉之周父母之心豈有爲名哉人君以父母斯民爲王道則凡恩出於上而及於下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矣

唐中宗嗣聖二十一年四月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霑聖君生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

無窮

臣若水通曰聖帝明王未有不加志於窮民者也武后陰悍女主惟思竭財佞佛以求福而天下之貧窮何暇恤也李嶠乃欲散造像之錢而拯飢寒之弊其仁民之深意不以亂世而少變豈非忠義之臣哉

唐代宗永泰元年三月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今陛下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

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術臣實懼焉

臣若水通曰兵擾則民窮民窮則變生故在上者不可無恤之之政也獨孤及憫時哀窮上疏極言欲其急思所以救之之術可謂盡忠於代宗者也至讀剥膚及髓茹毒飲痛之言則爲之掩卷太息流涕不忍

復觀之矣

唐代宗永泰元年四月裴諝入奏事上問搉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不敢對也上謝之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麵蓄槐葉為齏或更衰羸

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隣境今所在皆飢無所依
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
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
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
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
勑州縣應所欠錢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
義倉亟加賑給至春深之後有菜葉木芽繼以桑椹漸
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救從

其言

臣若水通曰裴諝告代宗以農夫愁怨之情盧攜告僖宗以窮民窘急之狀皆可謂恤乎民而忠於君者矣二帝聞之其有不為之流涕者乎人君為民父母何為而使民至于此極哉葢由不知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視民之休戚若無與於已故耳後之人君當以此為鑒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言淮南

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

臣若水通曰五覇葵丘之盟猶曰無遏糴後世一遇饑歲往往以閉糴為先何不仁之甚哉周太祖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何其公也曰無得禁止何其仁也可謂有不忍人之心而惠及於鄰國者矣其亦賢矣哉

格物通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九十八至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侍讀臣孫球覆勘

格物通卷九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恤窮下

賈誼新書曰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飯飲醇酒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

臣若水通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所為而已

楚昭王能推已以及於民因其寒而賜之以裘因其飢而賜之以粟可謂有仁恕之心矣此其所以大得民心而克復舊物也歟

陸贄奏議告德宗曰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葢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雨暘之於萬類其

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
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
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
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
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狥往來之浮說
忘惠䘏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

臣若水通曰天地民物一體者也其感應神速痛癢
相關陸贄一體四肢兩腥萬類之言其必有見於此

矣茍有痛癢感應之心則民之旱潦窮苦無不知則亦無不恤恵矣德宗刻薄好用聚斂之臣其視窮民之無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恝然不相關者以其無一體之仁也後之為君者宜味陸贄之言由是以達於聖人仁民之道可焉

韓愈曰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宏下困猶

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以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優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

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輙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

臣若水通曰韓愈此疏所以欲寛恤窮民如是其懇切者何也葢君民一體安危同機故書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夫百姓既窮君有不能以獨安富者矣此韓愈所以欲廣君之仁而於飢民致屢夫優恤之請也

元仁宗延祐四年七月賜衛士錢帛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臣若水通曰元仁宗見衛士弊衣詢知其戍邊之苦而賜之錢帛可謂有惻隱之心恤窮之實矣其與禹見罪人而泣之湯見網而解之其心何以異哉然禹湯行仁政而澤及天下而仁宗不能然者何也其不

忍人之心一也能擴充與不能擴充是以異耳故人君垂旒蔽目懸纊塞耳而無所不知不見仁澤覆天下者自其本心而推之不在乎見聞之狹也故人君貴乎有恤民之大政而不貴乎分財之小惠焉

宋儒張載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又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

臣若水通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是萬物皆吾同得於天所與之氣故曰吾與而民尤同吾得天地

之正氣於吾並生之中乃為同類而至貴者故曰同胞曰同胞則視之如己之兄弟矣而天下之逺兆民之衆有疲癃殘疾惸獨鰥寡之人皆我兄弟之中顛連無告者然則知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之同氣則其哀恤之情根於天性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程顥在神宗時言不可責祠部添常平本錢事王安石曰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

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得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以凶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剃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臣若水通曰王安石主賣祠部之說自附於恤窮救荒之權矣臣恐窮未及恤而所以益天下之窮者至矣故楊時曰鬻祠部三千益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

蠶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資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
益繁則其蠹益甚是未及賑飢而先困吾民以資游
手也先王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飢歲
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此乃欲髠其人
而取其資以是為賑飢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
丘陵弗為也以是為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
厲階至今為梗王安石之謂乎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食

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

臣若水通曰楊時言一食一居必思天下之未安飽者所以養人君恤民之仁也夫惟飲食起居而不忘天下之窮民則無事必思所以加惠之有災必能有以恤賚之則雖不能使天下皆飽皆安也而安飽之政可由是而推行矣否則素無所養一旦遇天下之災其能沛然行寛恤之惠乎是故人君之心在於素

養矣

楊時糴買劄子有云産絹縣分每疋不下二千三百足錢而上户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未易辦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及門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

其三而父子離葢言取之非其時則民力不堪而困窮極矣人君恤窮之政在寛之而已矣楊時之論誠救弊之良劑也為人君者盍思所以恤其流亡之苦而加之意哉

王栢論社倉利害有云淳熙八年朱熹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為官吏之

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決姦弊不敢自懲玩舞虛文壅塞實意吏既募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牴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歛亦以米今也不然歛以錢科以糴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既不平穀不時至勢必至於數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

惠窮而追呼之害起矣

臣若水通曰法之立也將以為民法之行也反以病民豈其心固如是哉社倉之設本以恤窮也及其官吏承行之弊輸擾抑勒而有追呼之害者安在其能恤窮也況夫人君舉動關天下之欣戚又非一郡邑之比矣其立法行惠可不慎哉

國朝戊戌十二月庚辰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太祖問曰喪亂以

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
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
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
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
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
生息可待矣太祖曰有不便盡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
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臣若水通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窮民恤窮者治天

下之首務也我太祖高皇帝方大軍之後即召耆儒訪知民未遂生即念民之勞苦思所以休息之是心也非堯舜其猶病諸之心乎此萬世人君之所當法也

洪武元年七月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太祖皇帝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孫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孫者悅恤其幼則

天下之為父母者恍天下之老幼咸恍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臣若水通曰有天下者有其民也有其民者得其心也夫得民之心何心哉亦惟遂其老老幼幼之願焉耳惟我太祖皇帝明見萬里視天下之民瘼如在目前故不以國用之不足而阻其勤恤之心也伏惟聖

明推是心以往則民懷於有仁而無疆之休與天地同其久矣

國朝太祖皇帝肇基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贍養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分之二後改孤老院爲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

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又申之以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倚之人俱收於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糧依期按月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

臣若水通曰我聖祖於登極之五年即有恤窮之制是即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之仁心也使臣下常奉承德意以施行之而不失則仁政之澤可以

被於無窮矣是故鰥寡孤獨歸於養濟俾得其所也歲有衣糧俾不困於飢寒也有司時察防吏姦也應收而不收則杖應給而吏尅減者論以自盜嚴其法也督醫治疾兾其生也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法久而弊生養濟雖有其名而在京在外乞丐之人盈於道路豈吏之奉法寖𡚁而無力者不得以入院乎未可知也伏惟聖明體太祖恤窮之仁則堯之不虐無告在是矣

國朝太祖登極七年詔天下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朕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民間流離避亂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皆朕之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臣若水通曰兵亂之際流離死徙骨肉不顧誠甚可憫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我太祖之心切於仁民故下恤窮之詔拳拳以窮民無依失所為已過而

必使有司疏名會居存養焉書曰恫瘝乃身其我太
祖之謂乎
洪武八年正月上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

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懐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我太祖皇帝方在民間親見鰥寡孤獨之困苦心常惻然則存不忍人之心久矣故五年下詔七年下詔及此八年又以命中書省訪窮民無告者給之衣糧屋舍焉非所謂不忍人之政乎噫可以為

萬世帝王之法矣

國朝諸司職掌鰥寡孤獨之人行屬將合支衣糧依期按月關給存卹養贍毋使失所御史按臨處所審問曾無支給但有欺弊即便究問

臣若水通曰昔者文王不敢侮鰥寡葢以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加意焉者也我祖宗設養濟之典所以恤窮民使不至於失所其即文王治岐先斯四者之政矣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為有司者

果能衣食以時乎治療以醫乎如其不然則上孤君
德下絶民生可得謂之良有司哉可謂民之父母哉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
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太宗皇帝顧謂户部尚書
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
旱蝗蝻飢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
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
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臣若水通曰君猶腹心也民猶四肢也四肢疾病而腹心不知又從而抑困之非仁者也故知愛心腹者必知護其四肢矣知愛其君者則知愛其民矣南陽縣欲捕逃徙而不恤焉彼豈知忠愛之道者哉我太宗文皇帝聞而拒之曰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恤窮之心藹然見於言表矣臣故謹録之以為聖子神孫告焉

格物通卷九十八

格物通卷九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賑濟上

易益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以卦體釋益之名義而極賛益之善也無疆無窮也自上下下猶言自君而施於民也言益之所以為益者以其損上而益下如財利上之所有也則損已之有以益下民之無夫財者民之

心損上益下故民悅懌於心而無窮也又言益之為道自上而下乎下為得人君仁民之道故其道大光顯也使其奪民之所有以自益則為貪昧之君昏濁甚矣何大光之有哉夫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民貧而國未有能存者也竭心思以周天下之慮凡可以益民者損已以益之不恤也德澤流行而天下大悅矣夫損下益上者私也損上益下者公也王道大而無外與天地同其生成其功德宏著益之道大矣哉

然則賑濟者其亦損上益下之一事也歟

書周書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武王克商所行之大政也賚與也鹿臺紂所積之財也而武王散之鉅橋紂所積之粟也而武王發之以大與四海之民而賑其困窮於是四海之民萬其姓者皆悅而服之矣臣謂鹿臺鉅橋一也商紂聚之而民心怨武王散之而民心歸

者何也葢財者民之心也聚財則傷民心民心傷其有不背之者乎散財則得民心民心得其有不向之者乎聚散之間而民心向背由之然則大學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之言為可驗矣有國者可不慎哉

詩小雅甫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臣若水通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

方社田祖之祭而此則言其卹窮勞民之事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葢九一之法也我者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有年豐年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薿茂盛貌介大也烝進也髦俊也詩言大田歲取十千以為祿食及積之久而有餘則新者存之舊者散之不足者補之不給者助之以食我之農夫葢以自古有年是以斂散適宜如此也於是適彼南畝見耘

耔之勤而黍稷之盛則又將復有年矣凡存新散舊者有所資不足不給者有所頼故於美大止息之處進秀民而勞之俾相勸告益敏於其事以圖其成焉夫國家之賑濟乃王政之急務然必實有愛民之心然後能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如此詩之所云則上之所出者不費而下之所受者亦感其恵矣苟無愛民之實心平時暴征苛斂以殘民而顧為賑濟之名所謂割民之肉以充腹腹未必飽而身已先僵矣不亦

不仁之甚哉故人君之賑濟必先蓄其仁心於平時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一遇水旱凶荒而賑
濟之則仁之所及者廣矣
禮記月令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
之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言天子於斯時播布其
德惠如下文所云所以奉若天道也夫王者出帑積
以惠天下非出也乃所以為入也葢財者民之所為

而民者財之所出故茍得其民則天下財利不必在府庫而後為吾有也不得其民雖府庫之財亦或悖而出也故古之人君布德行惠賜貧賑乏開府出幣周給天下而因以得天下之心焉豈非所出者小而所入者大乎豈非所出者寡而所入者衆乎大學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其此之謂矣有天下者可不審諸祭統曰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

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

臣若水通曰積重上重積之而不施也夫人猶言人人也夫上下一體也惠必及下然後見其澤之大譬之水焉其流長者必其澤遠也若重積於上則其澤不流而有凍餒之民矣非一體之義也上澤下流其惠慱也故君子恤窮之政行而仁覆天下矣

祭統曰是故明君在上則境内之民無凍餒者矣

臣若水通曰非大君之明無以知民之窮非知民之

窮則不能行恤窮之政智以知之仁以行之故恵下之澤可流於無窮矣豈復有凍餒之民哉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臣若水通曰荒政者救荒之政所以恤民窮也聚萬民者歲荒則民將流離故聚之也散利者出粟也緩

刑者薄罪也弛力者息徭役也舍禁者山林川澤不為之禁也去幾者關市不征也眚禮殺凡禮也殺哀者減凶禮也蕃樂者閉不用也多昏者昏禮不備也索鬼神者祈廢祀也除盜賊者嚴刑以去之恐為民害也是故觀荒政則先王之慮民可謂至詳而其恤窮可謂至切矣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臣若水通曰此論語終篇述武王之事以明聖學之

所傳也賚與也當紂暴虐之時聚財積粟毒痛四海而天下之民失所矣武王克商之後一反商暴虐之政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大與四海之民而賑濟之而於賑濟之中又惟善人而加富焉由是觀之則聖人於賑濟之舉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因鄒穆公歸怨於民而對以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也夫以飢饉之年民之老弱死溝壑壯者散四方而有司莫肯告君以發倉廩開府庫而賑濟之以救其死徒是有司慢而害民也今民不恤有司之死正反報前日之咎也若君行仁政以賑濟則民報之亦當如是矣夫倉

廪府庫君積之以拯乎民者也積之於豐稔散之於荒歉則民心恱必親上死長而忘其身以圖報也夫民忘其身者凡以得其心故也財者民之心也散以財則得其心矣然則為人君者何為愛其財以失民心哉不能反已以恤民此鄒穆公之所以不振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將言平陸大夫之失職而先以持戟之士失伍者以諷之也孔距心大夫姓名也孟子因大夫之言而遂直言其失職葢大夫者佐君以

惠民為職者也今坐視其飢以死而不發倉廪以賑濟之是失職矣人因距心辭以非已所得專而以為人牧牛羊者責其既不得以濟民而不能去距心遂自服其罪至於齊王聞之亦自服以為已罪夫孟子一言而使齊之君臣各知其不恤民之罪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雖然平陸之政齊史不聞書之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也歟

左傳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

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栢以下無不恤也

臣若水通曰公子鮑昭公庶弟也竭粟而貸竭其私家之粟以寛貸飢民也無不饋詒者澤施於老者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者恩逮於貴者也國之材人無不事宋國之賢人無不尊事之也自栢以下無不恤宋鮑之懿親無不賑恤之也夫宋鮑賑宋之飢惠

及於上下親踈可謂廣矣然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孟子曰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斯王政濟民之大者也以宋鮑濟人之心使聞孔孟之訓焉則其所及之廣豈有涯哉後之有愛民之實者其尚論之

襄公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臣若水通曰施舍者施恩惠舍勞役也輸積以貸者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也無滯積無滯而不散之積無困人無困而不遂之人無禁利無貪民公無專禁民皆知禮也祈以幣更祈禱以幣易牲也賓以特牲待賓以一牲存禮也不作者不作新巧也從給者足以給事也三駕謂三興師也夫晉悼公之歸國也能行賑濟之政則所以息民者至矣非霸業之基乎悼公收之羈紲之餘佐之以一魏絳政有足觀如此故

世有博施濟衆之君必有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佐矣

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户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

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民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臣若水通曰民病者病於乏食也餼猶饋也出公粟
者出公家之粟以寬貸於民也使大夫皆貸者使諸
大夫有積者皆以寬貸於民也貸而不書不書于策
施而不以為德也鄭之罕即子皮氏也宋之樂即子
罕氏也夫賑恤之典固明君急於愛民憂國者之先
務而凡肉食者亦不可以不謀也夫平日之所以衣
我食我而給我軍國之需者皆民之力也今不幸而

際遇天災衣食不能以自存宜以其出諸民者報乎
民寧忍坐視其斃而莫之救乎宋樂鄭罕之事真可
以為在位者勸矣
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
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
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
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又曰備有
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

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臣若水通曰戾至也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通融民皆得其欲矣堪任也不任之者弊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

豫備不虞安不忘危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不相入不相為用也離民匱財是謂召災天生斯民立之司牧以卹其窮以拯其困所以牧民匪以牧於民也故天降災戾人主量為輕重之幣以賑之若景王廢輕而作重鑄大錢以損民資豈賑匱之道哉

漢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或阽於危亡而莫之

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人二疋絮三斤盡除收孥相坐律

臣若水通曰漢文賑貸之詔以方春萬物發生有感於窮民之失所庶幾有對時發育仁民愛物之心矣然恐民食已艱而方為議所以賑貸之不亦晚乎使左右之臣素講於王道必如古者蓄積素備九年耕

必有三年之積敎其妻子親戚使養其老則天下之窮民未病飢瘠也

漢武帝建元六年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臣若水通曰家人失火災之小者也民飢父子相食傷天地之大和以戚邦本變之大者也汲黯便宜矯

制發倉以賑之急於憂國愛民而忘其身以安社稷
其爲心可謂忠矣故曰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豈獨
以其能直諫而然哉
漢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飢民是
歲南部大飢詔稟給之
臣若水通曰三州之飢民困甚矣至於南部大飢則
又甚焉漢章帝屢詔給贍之可謂有賑貸之仁矣然
古之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者以其素有

備也使俟其艱食而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植桑者民之死於凍餒者亦無及矣雖然其視民飢以死而不知發者不猶愈乎

漢獻帝興平元年自四月不雨至於七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大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稟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臣若水通曰觀御前作糜一事則獻帝非昏蔽者然

威權去已德澤不施以致旱飢雖有小惠何補哉其不能得其民以保天下宜也使當時能察曹操之暴戾如辨侯汶之姦信任忠義之臣而與謀之聲其罪而誅焉更化善治召和氣以致豐穰則糜不必作民心悅而天命永矣何至禍亂之作哉

齊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

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

臣若水通曰國有豫備則民遇水旱而不至於飢此賑濟之上策也下此皆無為策矣李彪之言為明君良有司急於救民者所宜講究者也

隋文帝開皇五年夏五月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臣若水通曰義倉之制以爲賑飢之備至今以爲善政平可謂善於謀國者矣至於反爲盜資之慮豈君子之所能計哉

格物通卷九十九

格物通卷一百

明 湛若水 撰

賑濟下

唐太宗貞觀元年關中飢斗米直絹一疋二年天下大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

臣若水通曰古者雖有水旱之災而不為困後世飢饉之多何也以古有溝洫為之蓄洩耳此禹之所以

致力也後世井田廢而溝洫湮故旱乾水溢之災作而賑濟之政所以行矣蓋嘗觀於近世之富室有塘數頃則水不為災疏洩以時而旱不為虐乃知井田之制聖人之慮周而謀遠也唐太宗勤撫關中亦能致稔不可謂非仁賢之君矣獨當時無以此言進講者以為王政之倡不亦為之遺憾乎噫太宗欲復封建則井田之政太宗亦優為之矣惜乎有君而無其臣莫能將順其美以講於關雎麟趾之意爾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秦州地連震壞公私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

臣若水通曰坤以靜為德者也地震則失其常為災變矣況壞屋壓人死衆非變之大者乎存恤賑濟之典固所不能緩然此特小惠耳君相所職爕理陰陽位天地育萬物者也蕭嵩相玄宗苟能因變而脩省致中和以求爕理之道則天下民物各得其所矣壞而後救所益能幾何哉玄宗不能然此開元之治所

以不終也歟

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制曰承前諸州飢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絶自今委州縣長官與採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臣若水通曰飢民以垂絶之命待哺於須臾爾必須數千里之奏報則死骨已朽矣其何能及𤣥宗此命以賑濟之事付之州縣是雖一時救世之權其實萬世通行續命之劑也

德宗建中元年秋七月劉晏上疏以為户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户口蕃息

臣若水通曰飢然後賑則後時無及先事應急則民未病飢此劉晏濟荒之策為最上者也後之論者皆薄晏言利之臣然曰户口多則地自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牧民之主所當力行者也德宗之時晏以其計行賑施而民安其居業户口蕃息宜哉

憲宗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飢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德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

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臣若水通曰憲宗每籍數於宮中之用而不計費於賙救之時其愛民之心勝於自奉何其誠切也苟由是心而擴充之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和氣應而豐穰至矣尚何水旱之災饑饉之慮哉

周世宗顯德六年二月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云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之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臣謂胡寅此言其深知稱貸之弊而得世宗之心者矣夫父母之愛根於同體者也認得同體仁愛之心何所不至

尚何責其必償而反病之哉故人君之學莫大於求仁

劉向說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則聚而不散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臣若水通曰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乃商紂封狐文豹

之皮也大學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民之欲得此皮者久矣倒戈之徒可以見也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豈非散財得民之明效大驗哉文公能善欒枝之言遂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此所以成霸業而顯於天下也歟

唐貞元元年陸贄草大赦制有曰關畿之內連歲與戎荐屬天災稼穡不稔穀糴翔貴烝黎困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憫然痛心宜令度支江西湖南見運

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饉如
山路險阻車乘難通仍募貧人令其般運以米充脚價務
於全活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

臣若水通曰移粟移民先王荒政之所不廢也梁惠
王於河內河東之凶以爲盡心焉然而孟子不見取
而引之以王政者何哉以移粟之濟民有限而王政
之澤無窮也德宗移襄州江湖之粟以賑關畿之饑
民可謂有仁心矣然其惠止於關畿爾脫有四方旱

澇之災並時薦見則又將何以賑之哉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而不以小惠真王佐之道也

宋仁宗皇祐元年夏五月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

擅取死者為大冢瘞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臣若水通曰聚民而食之粥蒸鬱為疫待哺不及而死雖欲救之反以殺之此濟饑之弊政也庸夫為之

若富弼以公私廬舍散處之而分之以粟使官吏之寓居者主其事且懸賞以勸其盡力山澤之利縱其自取焉可謂賑濟之盡善者矣宜乎其全活之衆哉雖然弼之法他人亦或及此而收效則異者何耶葢人之為法或同而至誠惻怛之心不能如弼故承行之人不為之盡心竭力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宋孝宗淳熈八年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

十二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臣若水通曰處荒之政預備為上賑救為下有備則所濟萬全賑救則緩或不及朱熹社倉之立所以備荒也茍非出於至誠惻怛之心則又焉能規畫之詳法制之善而可以為天下法如是哉孝宗下其法於諸路則饑民之受惠不特浙東而已也後之有賑荒

之志者宜玩焉

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陜西旱饑行省右丞許扆議發廪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民為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

臣若水通曰關中旱饑許扆發粟以賑而以身當擅發之罪卓乎有汲黯之風矣夫關中遠京師若待命而發則仰哺之民化為野中之餓殍矣成宗乃不之

罪而命亦尋下其亦仁矣哉

程頤論立賑濟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

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

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臣若水通曰救饑者非聖賢意也勢也夫聖人立法則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民未病饑也惟後世國用無經取民無制是以或遇災旱而民豈能聊生乎程顥之説其法詳矣善矣然亦不得已也是故聖人在上可使菽粟如水火可使天下無饑民

張栻與吳晦叔書有云賑民之事葢有二端賑濟也賑

糶也賑濟須官中捐米以救之賑糶即用上户所認可也官中吝米不肯捐專仰上户之糶可乎今潭城諸倉受納已有米近八萬斛前勸陳帥借此上供米均濟農民之食者或借與亦可却一面具以奏聞待罪比至獲罪而十數萬生齒已活矣況未必獲罪耶未知渠能辦否耳若待常平司全永州糶米來濟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臣若水通曰賑饑之事以朝夕為死生者也故其機

宜速不宜緩賑饑之用以多寡為財費者也故宜豐不宜吝使徒責賑糴於上户而官粟則吝焉其濟果能普乎使必待報於君命而機宜則緩焉其濟果可及乎此張栻之論所以有枯魚之嘆上供之借待罪之奏可謂切於救民而周於時變賑濟之善者也為人上者不可不深究焉

王栢論賑濟利害曰賑荒之體先公庾而後私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蕪官不

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之土巨室資農夫之力
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
農夫輸於巨室巨室輸於州縣州縣輸於朝廷以之禄
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始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
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散財發粟而賑恤之
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尚有是可以寓其愛民之
心耳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
先也切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歴初令民上三等每税米

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今下及小户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

臣若水通曰君之與民相資相報者也君施以治民民報以奉君在平時則什一而稅任土而貢民之施於上也有災變則散財發粟春補秋助君之報於民也故曰相資相報者也若平時使民以奉上災變又使民以自賑何施報之有哉宜乎上下離心君民解體禍亂將起而莫之能救矣為人君者可不體施報

之義察治亂之幾乎

國朝洪武初費震為漢中府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之後陜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與僚屬謀曰民饑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廪糧儲尚多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饑荒俾秋熟還倉且易陳為新何如衆以為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多來歸者震皆令占宅自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甚衆因籍

為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後以事被逮于京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臣若水通曰奉命而後行者人臣之經也先賑而後以聞者濟變之權也費震發儲糧以濟饑秋成而民償則上不費公家之財而下可活萬人之命矣行濟世之權而不失其事君之經者也及後以狀聞太祖是之他日又以是而釋其罪嗚呼此固聖祖御世勸賢之道或者亦費震隂德及民之報也

洪武十七年九月丙子河南北平水命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王寧李堅梅殷陸賢往賑之敕曰天生烝民所以立命者衣與食也民非衣食何以為生邇來河南河決北平水災稼穡蕩盡時將嚴寒不早為賑恤民何賴焉今命爾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王寧詣河南李堅梅殷陸賢往河北同有司驗其戶口以賑之汝往欽哉

臣若水通曰河之南北水災稼穡蕩盡衣食無賴民將就溝壑矣人君苟念溝中之瘠其能不動心乎我

皇祖特命親臣分賑南北豈非文王惠鮮懷保之仁哉聖子神孫體皇祖之仁心而充養之則重熙累洽而災害不作矣

洪武中嘗遇水旱歲凶孝慈皇后進食必間設麥飯野蔬帝因告以賑恤之事后曰妾聞水旱無時賑䘏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卒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以賑之帝深以為然

臣若水通曰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九年耕而

有三年之積皆所以為水旱備也然不但積備而已又為之檢制節儉所以備不虞者至矣孝慈皇后天縱聖善故進食必間麥飯野蔬所以示儉而先天下也又知賑卹之有方不如積蓄之先備可謂救荒之上策者矣真得母天下之道哉臣謹録之以為中宮之法焉

國朝仁宗皇帝為皇太子時自南京過山東境内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及入見以聞太宗皇帝曰正

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臣若水通曰夫視民之饑猶己之饑王者之仁心也我仁宗時為太子不忍山東之民饑餓不及以聞輙命發粟以賑之可謂有仁心先意承志者矣太宗聞而是之其所以養其仁心者何其至歟

國朝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内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詔增銀四萬

兩

臣若水通曰闕

格物通卷一百